

漢

書

三一



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

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群臣朕得奉宗廟誠

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

師古曰移書言病也一日以病而移居也

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

師古曰著明也

朕甚悲傷

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

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

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

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

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

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曰

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

后坐旁

師古曰坐並音材卧反

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

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

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

師古曰會謂至置酒所也重音直用反

莽復

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

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

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中爲使令

十日一賜餐食下詔曰新都侯莽憂

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莽

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

服虔

曰黃郵在南陽棘陽縣

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師古

曰見天子之禮也見音胡電反

車駕乘綠車從

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車天子出行令莽乘之以從所

以罷也

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

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

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

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

子獲殺奴

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本有作護字者流俗所改耳

莽切責獲令自

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寃訟莽者以百數

師古曰言其合管朝政不

當就國也

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

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

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

師古曰姓孔名休宛縣人

休謁見

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荅後莽疾休候

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師古曰結歡好也音呼到

反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癩師古曰癩創痕也痕音下恩反

美玉可以滅癩欲獻其瑑即解其瑑服虔曰瑑音衛蘇林曰翹鼻也

師古曰瑑字本作最從王彘聲後轉寫者訛也瑑自雕瑑字耳音篆也休復辭讓莽曰君嫌

其賈邪師古曰賈讀曰價言其所有價直也遂椎碎之師古曰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自

裏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

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

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

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

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
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曰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大
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
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爲大司馬與
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師古曰
飭讀與

救同救
整也

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使迎

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
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
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傳皇后比令自殺語在
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

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

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

師古曰說讀曰悅莽皆傳致其罪師古曰傳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為請奏

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

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

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

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

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乃復令光奏

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

為言誤朝師古曰妄稱譽之誤惑朝廷也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

為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

難以示來世成繼保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

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師古曰此類也太后獨代幼主統政

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力勉力今以

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

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太后不得已遣立

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

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

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

尋歆子棻師古曰棻或作襟字音扶云反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

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

師古曰外示凜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

欲

有所為微見風采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

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

於眾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

師古曰風讀曰颯下

此皆類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

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

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

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

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

師古曰將著明也將

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

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
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一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
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
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
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
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
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蕩蕩廣平之貌也故
引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
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
謁者引莽待殿東箱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

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

師古曰選善也國家欲褒其善加號

疇邑乃以疾辭

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莽遂

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大僕閔承制召莽莽固稱

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

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傳

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

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

師古曰與讀曰豫

車騎將軍安陽侯

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

封萬戶以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

忠信仁篤

師古曰篤厚也

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

廟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封豐豆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

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

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

侯食邑二千四百戶

師古曰承音蒸

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

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

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

德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氏重譯獻白

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

後嗣疇其爵邑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為

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
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今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恐
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
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寮眾位而公宰之功

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

師古曰言致白

雉之瑞有周公相成王之象

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

平

師古曰致太平

母違朕意莽受大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

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

師古曰給足也家給家家自足

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

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

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負也倍故數多

於故各一倍也
奉音扶用反

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

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

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

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鯨

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衆庶師古曰風奏

日說讀
日悅

又欲專斷知太后馱政乃風公卿

師古曰風
讀日諷

奏

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

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

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

元服

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
太后且統政也比音必寐反

今衆事煩碎朕春秋

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

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魏

魏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魏魏高貌也言舜禹之治

天下委任賢人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預

自今以來非封爵乃以聞他事

安漢公四輔平浹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

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

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

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莽欲以虛名

說太后

師古曰說讀曰悅

白言新承孝哀丁傳奢侈之後百

姓未贍者多大后冒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

師古

曰繒練謂帛無
文者視讀曰示

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

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

臣奏言陛下春秋尊父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

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

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

神芝生實茨朱草嘉禾休徵同時竝至

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

臣

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閣略思慮

師古曰閣寬也

略簡也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

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

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閼

師古曰閼門
闕也音域

國不蒙佑皇帝

年在維祿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

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師古曰微無也是以孔子見南子

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也勤身

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矯枉

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

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師古

曰比音必寐反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師古曰皇暇也靡細也庶幾與

百僚有成其勗之哉師古曰勗勉也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

曰素食菜食解在霍光傳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

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

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師古曰液與掖同音通用乃者國家之難卒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皆讀曰娶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師古曰適讀曰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

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亡德
子材下不宜與衆女竝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
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
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
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勲堂
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
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
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
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
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言皇后之位當在莽女莽白願見女太

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

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宜承天序奉祭

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

曰北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

父母謂泰卦乾下坤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故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

符也信鄉侯佟上言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始封新鄉侯傳爵至曾孫佟王莽篡位賜姓王

即謂此也而此傳作信鄉侯古者新信同音故耳佟音徒冬反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襲紀

子稱侯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安漢公國未稱古制師古曰稱副也音尺

孕反其下亦同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

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禮可許請以新

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

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伏

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

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師古曰共讀曰供不須復加益地

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

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

其三十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

聘踰羣妾亡幾師古曰亡幾不多也亡讀曰無幾音居豈反其下並同有詔復益二

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

貧者陳崇時爲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

者博通士爲崇草奏稱莽功德

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

崇奏之

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脩

師古曰束脩謂初學官之時

值世俗隆

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

師古曰兩宮謂成帝及太后

被諸父

赫赫之光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財饒執足亡所悟意

師古曰悟逆也無人能逆其意

也悟音五故反

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

立

師古曰拂違也矯正也拂音佛

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

之內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温良下士

師古

曰下音胡嫁反

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

而好禮

師古曰論語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公之謂矣

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

建白誅討

師古曰首立其事也

周公誅管蔡季子鳩叔牙

師古曰解並在前

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

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拍求美造作二統

晉灼曰欲令丁姬為

帝太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

乘輿幄坐

師古曰坐音才卧反

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畏強圉

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美仲山甫之德茹食也強圉強梁圉扞也

公之謂矣

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潛號憚彼面

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比長宏手劾

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

師古曰詭違也辟讀曰僻

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誅

遠去就國

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師古曰遠去朝廷而就其侯國

朝政崩壞綱紀廢

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

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隧音直類反

詩云人之

云亡邦國殄賴

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也殄盡也賴病也言為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下邦國盡困病也賴與萃同

醉音才反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

以傅氏有女之援

師古曰謂哀帝傅皇后

皆自知得罪天下結

讎中山

張晏曰傅太后讎中山馮太后陷以祝詛之罪

則必同憂斷金相翼

師古

日引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翼助也

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

引所附遂誣往冤更懲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

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稱遺詔樹立黨親共立幼主以據國權也遠屬國之宗室疎遠者也

賴公立入即

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

前之威

師古曰無前謂無有敢當之者

盱衡厲色振揚武怒

孟康曰眉上曰衡盱

衡舉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于反

乘其未堅厭其未發

師古曰厭音一涉反

震起

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

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

持刺謂持兵刃以刺

雖有樛里不及回知

師古曰樛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為秦相時人號曰智囊

雖有鬼谷不及造次

師古曰鬼谷先生蘇秦之師善談說

是故董賢喪其

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

師古曰還讀曰旋晷景也言其速疾

霍然四除更為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

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

師古曰大雅大

明之詩也師尚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太公武毅若鷹之飛揚佐助武王以克殷也

孔子曰敏則有功

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敏疾也言應事速疾乃能成功

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

泗水相豐藜令邯

師古曰甄豐甄邯也藜讀曰邯

與大司徒光車騎

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

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

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哲智也

公之謂也

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勲皆以周公為比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

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

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

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反國欲賞包胥辭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遂不受晏平仲齊大夫晏嬰也以道佐齊景

公景公欲封之讓而不受

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解在董仲舒傳

公之謂也將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

女為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

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

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

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指大

福之恩師古曰指謂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

于德不嗣書曰虞書舜典之辭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公之謂矣自公

受策以至于今疊疊翼翼日新其德師古曰疊疊勉也翼翼勸也

增修雅素以命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

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

公卿師古曰彌讀與彌同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

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

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柔貌也如集于木恐墮墜耳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君子好學樂道故志不在安飽

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

師古曰纒得粗及僅足而已

物物叩市日闕亡儲

師古曰物物叩市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

而不奪工商利也闕盡也日闕言當日即盡不蓄積也叩音牛向反闕音空穴反

又上書歸孝哀皇帝

所益封邑入錢獻田殫盡舊業為衆倡始

師古曰倡音尺尚反

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

師古曰鄉讀曰嚮

外則王公列侯

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

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

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

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仕而逃祿朝不及夕也

師古曰子文楚令尹鬬穀於菟也公儀子魯國相公儀休也拔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利食菜曰茹音人諸反

公之謂矣

開門延士下及白屋

師古曰白屋謂庶人以白茅覆屋者也

婁省朝政綜

管衆治

師古曰婁古屢字

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

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一人天子也解讀曰懈

易曰

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師古曰乾卦九三爻辭也乾乾自強之意惕懼厲病也

公之謂

矣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大行

師古曰比頻也

秉冢宰職填

安國家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

麓列風雷雨不迷

師古曰虞書舜典叙舜之德麓錄也言堯使舜大錄萬機之政一曰山足曰麓言有聖德雖

遇風雷不迷惑也

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

師古曰鮮音先踐反

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

師古曰論語稱

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謂忠恕

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

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

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賜玄圭周公

受郊祀

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賞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

天之功也

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尊

揆公德行爲天下

紀

師古曰揆度也紀理也

觀公功勲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

紀立而褒不副

師古曰配對也

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

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旣倍又蒙殊禮

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

厭班賞亡遴

師古曰遴與差同

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

孫戎位在充郎選繇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

孟康曰公

孫戎奴也高帝時爲旄頭郎晉灼曰楚漢春秋上東圍項羽聞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戎耳非戎

奴也戎奴自武帝時人孟說誤矣繇讀與由同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

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

衛青青子三人或在緇祿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

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即

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

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

李奇曰言勃之功不遂而霍光據席常任也晉灼曰醜衆也言勃欲誅諸

呂其事雖衆要不能以呂后在時而遂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遞繞也謂相圍繞也言絳侯之時漢之強漢外有藩屏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繞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遞音帶

霍光即席

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

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朝之執

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

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誤徵昌邑王不得其人也累音

力瑞反及至青戎標末之功服虔曰標音刀末之標謂衛青公孫戎也師古曰標音匹遙反

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

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

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讓賞豈特與若

云者同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謂若向者所云絳霍青戎也然曾不得蒙青

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

者褻不檢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是故成王之

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

百里之字師古曰解並在前也兼商奄之民師古曰商奄二國名賜以附

庸殷民六族師古曰謂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也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已在前面也

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半璧曰璜父讀曰甫祝宗

卜史師古曰太祝太宗太卜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

官司彝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曰彝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彝法也言器有所法象之貌耳

白牡之牲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郊望之禮師古曰郊即上

祀帝于郊也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俾侯于魯謂命周公以封伯禽為魯公也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可

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

師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

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讎用也有善言則用之有德者必報之一曰

讎對也賞當其言也

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

服虔曰報賞當如其德不如德者非報也

近觀

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

下詔稱忠定著於令

師古曰謂吳芮也解在芮傳番音蒲河反

明有大信不

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

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

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

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

師古曰事見左傳襄十一年微無也

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

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

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迷誠非

所以為國也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師古曰恢入也

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

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師古曰較明貌

也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師古曰言臻其極無闕遺

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

之盛師古曰儀形謂則而象之敕盡伯禽之賜無遘周公之報師古曰敕

備也遘與彡同今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祖始也以此為法之始天下幸甚

太后以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

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

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

師古曰撓擾也音火高反幾音巨依反

今帝

以幼年復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

前事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

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立爵關內侯

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

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

母上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

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

為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

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

飲藥死宇妻焉懷子

師古曰
焉其名

繫獄須產子已殺之

師古曰
須待也

莽奏言宇為呂寬等所誣誤流言惑眾與管

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

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柰下愚

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

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

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

師古曰四國謂
三監及淮夷耳

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

師古曰
翼助也

莽因是誅滅衛

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已者內

及敬武公主

師古曰元帝女弟也

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

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

護軍褒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

至重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臯喟然憤發作

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

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

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也

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

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禁女立爲皇后大赦

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

風俗

師古曰行音于更反

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太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
 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
 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
 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
 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
 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
 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
 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
 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
 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師古曰此韍印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

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
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
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
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鞞及號位戶邑事下太
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

師古曰直當也

謙約退讓公之

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

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

師古

曰眠古視字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

受印鞞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

爲入尤多

師古曰召讀邵

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

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

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為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

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

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師古曰信讀曰申宜遣大司徒大司

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眠事也音居力反詔尚書勿

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眠事上書言臣以元

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

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二月丙

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

子復拜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

號爲安漢公官爲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

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

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飢省官職今豐宜復之也師古曰復音

扶目反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衆事者謂大臣也

臣愚以爲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爲職而無印

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旣過誤而

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

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

穀如相國師古曰穀亦謂組也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

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音居用反

養音弋亮反

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

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

師古曰鄉讀曰嚮

蜀郡

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

加

師古曰卻退也虞芮二國名也並在河之東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聞文王之德乃往斷焉入周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曰

我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相讓以其所爭為閑田而退

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

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

黃門期門羽林

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從宰衡出

宰衡常持節所止謁

者代持之

師古曰相代而持也

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

言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

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負經各

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

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

篇文字

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音直救反

通知其意

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

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羣臣奏言

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

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

師古曰爛然章明之貌

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

師古曰載始也魄月魄也

奉使朝

用書

孟康曰賦功役之書

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

師古曰翊明也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

發語辭也

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

功畢成

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亦大也

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

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

國乘車安車各一

服虔曰大國乘車如大國王之乘車也

驪馬二

四師古曰馬驪馬併

也駕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

屋瓦且盡五年正月拾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

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

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餘皆益戶賜

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

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

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

安漢公

師古曰
亟急也

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

位未能奉稱

師古曰稱
音尺證反

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

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竝轅師

日轅即
轅字也

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

諸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

莩之故

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筍裏白皮也言其輕
薄而附著也故以為喻葭音加莩音孚

又得典

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為餘言臣見諸侯面

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

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在大夙夜悼栗常恐污辱

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
 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
 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
 無竒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
 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皆不曉又
遺忘也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
 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師古曰休庇廕也陛下
 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
 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
 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

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聞

非則臣莽當被誅上誤朝之罪

師古曰聞音居莫反

如無他譴

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

陛下哀憐財幸

師古曰此財與裁同通用也

甄邯等白太后詔曰

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

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

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雖曉喻罷遣猶

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

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

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

畢成群公以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

奏師古曰亟急也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張純等

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

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

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勲勞為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賜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今九

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明也時是也雍亦和

也自此已上皆取堯典叙堯德之言也聖瑞畢臻太平已洽師古曰臻亦與臻同帝者

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

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

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

命之錫

師古曰禮舍文嘉云九人錫者車馬衣服樂懸朱戶納陛武賁鉞鉞弓矢鉅鬯也

臣請命錫奏

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

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

師古曰進前虛已而聽也

前公

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

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姦

師古曰彌讀弭弭止也

登大司馬職在

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

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

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于第家為賊

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

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

前漢傳卷九十一
二十
茲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於公引

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瀟之間忠策輒建

綱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

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

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從南北之

也郊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

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迭毀之禮也天下和會大衆方輯

師古曰輯與集字同

詩之

靈臺書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

師古

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文王受命作邑于曲阜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至經之營之庶人攻之不日

成之作雒謂周公營洛邑以爲王都所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

城遷躬禩民使居之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

故云商邑之度也

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

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

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尋舊本

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

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

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

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

位爲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

師古曰共乃遂及厥祖師古曰榮寵之命上延其先祖也於戲豈不休

哉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休美也於是恭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

裳師古曰此穀謂蔽膝也或謂鞞鞞鞞音弗鞞音畢瑒孟康曰瑒王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瑒下曰瑒詩云鞞

瑒奉有瑒是也師古曰瑒音瑒瑒音布孔反瑒音必句履孟康曰今齊祀履舄頭飾也出履三寸師古曰其形歧頭句音

巨俱反鸞路乘馬師古曰鸞路路車之施鸞者也解在禮樂志四馬曰乘音食證反其下亦同龍

旂九旒皮弁素積師古曰素積素裳也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車也彤弓

矢盧弓矢師古曰彤赤色盧黑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戚皆斧屬

甲冑一具師古曰冑冑免鞞秬鬯二卣師古曰秬鬯香酒也卣中樽也音攸又羊九反圭瓚

二師古曰以圭為勺末九命青玉珪二師古曰青者春色東方生而長育萬物也朱戶納

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齋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於雷下也諸家之釋文句雖煩義皆不

了故無取云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

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佐安漢公在中

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傳籍

師古曰傳猶著也音附

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

孟康曰傳符也師古曰音張戀反

以

楚王邸為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禰廟及寢

皆為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

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

重國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

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

子午道從

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

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百今京城直

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領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

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

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今又奏爲市無

二賈

師古曰言純質也賈音價

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

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師古曰象刑解在武紀及刑法志

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爲列

侯莽旣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

唯西方未有加廼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

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

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

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

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

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
或鹽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
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
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
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
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
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
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爲臣妾昔唐堯橫被四
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
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臣又聞

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

地廣二帝三王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服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凡十

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為

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

可為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

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

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王子侯年表泉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

戴侯真定嗣二十二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嗣此則是也此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衆陵表為誤也言

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

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

冬熒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星
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騰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
言師古曰詐依周公爲武王請命作金騰也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

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

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

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師古曰王之見在者列侯廣

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

爲後廼選立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

爲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囑奏武功長孟通浚

井得白石師古曰浚抒治之也囑音許驕反浚音峻抒音直口反上圓下方有丹書

著石

師古曰著音直略反

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

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

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

沮之力不能止

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攷反

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

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太后聽許舜等

即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

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

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

工人其代之

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人代天理治工事也

朕以孝平皇帝

幼年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

師古曰屬付也幾音日翼屬音

之欲反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

玄孫二十三人孝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師古

曰孝度謂擇也玄孫年在緇祿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

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師古曰比

也頻遂同殊風至于制祚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

光躡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

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

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以武

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故謂之采名曰漢光邑具

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

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

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師古曰共讀恭烈業也周公權

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

師古曰隊音直類反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

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棊謀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奭之

篇也邵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邵公不說周公作君奭以告之奭邵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

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亡失其命也共音恭棊音匪說曰師古曰謂說經義也周

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

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師古曰召讀曰邵說讀曰悅次

同下並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

依南面而立

師古曰依讀曰
處此下亦同

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

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

崩縗麤未除

師古曰縗
音千回反

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

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

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賛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

此周公攝政賛者所稱

師古曰賛謂
祭祝之辭也

成王加元服周

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

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
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

政於子也復
音扶目反

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

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阼服天子韍冕

師古曰
韍亦

謂裳
韍也

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

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

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師古

曰贊謂祭祀之辭也共音恭

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

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

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

化師古曰遂成也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

政教於其官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死請

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

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于明堂養三

老五更成禮而去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

聽政事侍旁記跡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

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

大阿右拂

師古曰拂讀曰蕪

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

秩皆二千石四月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師古

日安眾康侯月長沙定王子崇即月之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

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

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

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

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

嘉誚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

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存

師古幾亦音長侯反

賴蒙陛下聖德

扶服振救

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

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日臨朝

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竝錄支親建

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救復絕屬存亡續廢

師古曰復竟其目反

得比肩

首復為人者嬪然成行

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到也嬪音匹反行音下郎反

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

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侏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

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

師古曰喁喁眾口向上也音顯

頌聲洋洋滿耳而入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故竦引之也洋音

羊又音翔也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

豈非太皇太后日昊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

師古曰先為設問復陳其事也

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

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

師古曰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也

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

師古曰孳孳不已之意也音與孜同

凡以爲天下厚劉氏也

師古曰爲音于爲反

臣無愚智民無男

女皆諭至意

師古曰諭曉也

而安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

操畔逆之慮

師古曰悖乖也

興兵動衆欲危宗廟惡不忍聞

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

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弃

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

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一足也音空心榮反

百歲之母

孩提之子

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

同時斷斬懸頭竿

杪

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

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爲計若此豈不

諄哉師古曰諄惑也音布內反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

豬其宮室以爲汙池納垢濁焉李奇曰掘其宮以爲池用貯水也師古曰豬謂畜水

汙下也汙音烏名曰凶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墟故居也言凶人所居也雖生菜茹而人不

食師古曰所食之菜曰茹音人庶反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篋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各作一見以爲

戒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出門見之著以爲戒師古曰著明也方今天下聞

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劒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

其頸師古曰拂戾也音佛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

其門仆其牆師古曰仆倒也夷其屋焚其器師古曰夷平也應聲滌

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滌地猶言塗地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初良反而宗室尤甚言

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

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

願爲宗室倡始師古曰倡音先向反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

南陽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鍤稂也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

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

以明好惡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公卿曰

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

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

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

封嘉爲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

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

曰竦力戰鬪不如巧爲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

之字百餘人汙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羣臣

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冥尊重以填海

內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

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

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廡厨長丞中庶子虎

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爲

攝首府爲攝殿弟爲攝宮奏可莽白太后

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

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爲誘進單

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

道與宰衡同心說德

師古曰說音悅次下亦同

合意并力功德茂

著封舜子匡爲同心侯林爲說德侯光孫壽爲合

意侯豐孫匡爲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

羌龐恬傅幡等

師古曰幡音敷元反其字從巾

怨莽奪其地作西

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

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

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

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

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

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

子師古曰東平楊王之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

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共讀曰恭郡國疑惑衆

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

大誥作策師古曰放依也大誥周書篇名周公所作也放音甫往反遣諫大夫桓譚等

班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曉告之遣

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阨塞槐里

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師古曰曰音胡卧反相與謀

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

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竒王級將兵距之以太保

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

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十二

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司威陳崇使監軍

師古曰爲使而監軍於外

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

師古曰心與龜合也

膺受元

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

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

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

師古曰思慮也

詔文始書反虜

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

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

師古曰說音日悅

三

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
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
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
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
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
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
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
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
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

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以爲郡縣欲
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
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
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是以
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
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
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
地四等有明文

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
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

三等有其說無其文

師古曰公一等侯
二等伯子男三等

孔子曰周監於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貌臣

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為號槐里以武為號翟義以虜為號羣臣復奏言太后脩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已上也宜進二子爵皆為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

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爲列侯諸孫制度畢已
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皇
帝子褒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公封
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
莽孫宗爲新都侯莽旣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
天人助遂謀卽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
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
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
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
字與集同昔殷成湯
旣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

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

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師古曰屏猶擁也是以

殷有翼翼之化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其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周

有刑錯之功師古曰謂成康之世囹圄空虛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

造師古曰比頻也周頌閔予小子之篇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委任安漢公宰尹君

衡平天下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衡平也言如稱之衡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

下師古曰共讀曰恭上下謂天地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后則

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

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

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師古曰茂美也聖心周悉卓爾

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

李奇曰：聖因於夏禮，周監於二代。

則天稽古

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

師古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

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及韶，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言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

日月

之不可階

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叙孔子德云：它人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夫子之不可及

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網紀咸張成在一

匱

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匱，進吾往也。匱者：織草為器，所以盛土也。言人脩行，道德有若為

山雖於平地始覆一匱之士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觀之。此議者云：莽脩行政化致於太平，本由一匱也。

此其所以

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効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

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

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

踐阼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

俾侯新都

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莽孫宗爲新都侯也俾使也

爲哀侯後明攝皇

帝與尊者爲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爲諸侯總纓弁而加環經

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經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

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

當爲功顯君總纓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爲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

責光光母曰女自眡孰與長孫中孫

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字及獲字也皆爲

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

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

撫兄子爲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

服虔曰不舎光罪爲公義

令光子嘉嗣爵爲侯莽下書曰過密之義訖于季

冬

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其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祖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

樂也故莽引之

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

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

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

屬臧鴻奏符命

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扈其姓雲其名

京言齊郡新

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

月甲子莽奏太后由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

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

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師古曰兢兢慎也業

業危也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

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

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

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師古曰誠實也入地

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

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

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

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騎都尉崔發等眡說

師古曰眡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意也

及前孝哀皇

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爲太初元將元

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

師古曰蘭臺掌圖書

所之臣莽以爲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

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爲諸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

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

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

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師古曰論語載

孔子之言也巳解在上

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

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

師古曰共音曰恭

其號令

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

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

隆就孺子

師古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大也

今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

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

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

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視即真之漸矣

師古曰視讀曰示

期

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

潼人哀章

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

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

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

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其傳予黃帝金策

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真天子皇太后

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

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竄謂廁著也凡爲十一人皆署官爵

爲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

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

受金匱神嬪師古曰嬪古禪字言有神命使漢禪位於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

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

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

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

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

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反赤

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

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

師古曰於建除之次其曰當定

御王冠即

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

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

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

以十二月

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

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旌幡皆純黃其

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王莽傳卷第六十九中 班固 漢書九十九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

鞞師古曰鞞謂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

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師古曰王訖為丞相初封

咸之本生四男字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

師古曰荒迺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師古曰辟

音呼廣反君之義音辟封字子六人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

吉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

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



乃太祖

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

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

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師古曰大雅文

王之詩也言殷之後嗣乃為諸侯服事周室天命無常也謂微子為宋公

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

室賓於戲

師古曰於戲音曰嗚呼

敬天之休

師古曰休美也

往踐乃位母

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潔陰鬲重丘凡戶萬

師古曰五縣也潔音定合反鬲音與隔同

地方百里為定安公國立漢祖宗

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

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以孝平皇

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

師古曰歔音虛歔音許氣反

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

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
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
輔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
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為太傅就
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

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

公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

師古曰承音燕

為大司馬承新

公不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
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阿右拂大

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

師古曰拂讀曰弼

為更始將軍廣

新公京北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
 侯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北王盛為前將軍
 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
 王盛者賣餅莽案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
 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師古曰視餘
 皆拜為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
 人諸劉為郡守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
 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
 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
 孟康曰今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

孫宇子妻之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

致時雨

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戒厥任欲使雨澤以時也。晉灼曰衆物生於

東方故戒

青燁登平考景以晷

服虔曰燁音暉如淳曰青氣之光輝也。晉灼曰

言青陽之氣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春秋分立表以正東西東日之始出也。考景以晷屬焉。

熒惑司愆南

嶽太傅典致時奧

應邵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愆智也。厥罰常燠燠暑也。晉灼曰南方盛陽之位

太傅師尊之稱故戒之也。師古曰奧音於六反。

赤燁頌平考聲以律

晉灼曰頌寬頌也。夏

假也。物假大乃宣平也。六月陰氣之始故為地統地之中數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尚黃故考聲以律屬焉。師古曰頌讀曰

容 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

應劭曰言之不從謂之不艾艾安也。

厥罰常陽陽早也。師古曰艾讀曰又。

白燁象平考量以銓

應劭曰量斗斛也。銓權衡也。晉

灼曰象形也。萬物無不成形於西方大小輕重皆可。知故稱量屬焉。

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

致時寒

應劭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圖也厥罰常寒 玄煒

和平考星以漏

應劭曰推五星行度以漏刻也晉灼曰和平也萬物皆合藏於北方水又主平故曰和平

歷度起於斗分日月紀於攝提攝提值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考星屬焉

月刑元股左司馬典

致武應考方法矩

張晏曰月為刑司馬主武又典天故使主威刑也

主司天文

欽若昊天猷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

師古曰欽敬也

若順也力來勸勉之也來音即代反

日德元左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

規張晏曰日為陽位晉灼曰肱圍也五教在寬則和氣感物四靈見象故文瑞屬焉師古曰左古肱字

主司人道

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

師古曰五教謂父義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品即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

考度以繩

張晏曰斗北斗也主齊七政司空主水土土為中故責之孟康曰易河出圖洛出書司空主水土土其

物也晉灼曰中央爲四季
土土者信信者直故爲繩

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

川衆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

文置大司馬司允

師古曰允信也

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

若

師古曰若順也

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

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

府曰共工

師古曰共音曰龔

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

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

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

諸職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

尉曰大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

官主乘輿服御物

師古曰釐聚也言財物所聚也音之銳反

後又典兵秩

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

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

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

路堂

服虔曰如言路寢也

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

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

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

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黻冕各有差

品師古曰此黻謂衣裳之黻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

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

罔不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爾司于五事毋

隱尤毋將虛師古曰尤過也將助也虛謂虛美也言勿隱吾過而助為虛美好惡不愆立

于厥中師古曰愆違也於戲勗哉師古曰於戲讀曰烏呼勗勉也令王路設進

善之旌非謗之木敢諫之鼓師古曰非音日誹諫大夫四人

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縗之屬為侯大

功為伯小功為子總麻為男其女皆為任師古曰任充也男服

之義男亦任也音王男以睦女以隆為號焉師古曰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皆

授印韍師古曰韍亦印之組次下並同令諸侯立大夫人夫人世子亦受

印韍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

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

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

皆更爲侯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

世享祀子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

帝夏禹臯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師古曰假至也功并也音工雅反

烈巍巍光施于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

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

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服虔曰姚舜姓故封

皇孫功隆爲黃帝後梁護爲脩遠伯奉少昊後服虔曰以爲伯益之後故封之

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

歆子壘爲伊休侯奉堯後師古曰上言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今此云劉歆爲祁烈伯又

言國師劉歆子為伊休侯是則
祁烈伯自別一劉歆非國師也
媯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山

遵為褒謀子奉臯陶後伊玄為褒衡子奉伊尹後

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為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為

章平公亦為賓躬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為

章昭侯位為恪師古曰恪敬也言侍之加敬亦如賓也周以舜後并祀宋為三恪也夏後遼西

如豐封為章功侯亦為恪服虔曰如夏姓四代古宗宗祀于

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就宣

尼公後褒成子孔鈞已前定焉莽又曰予前在攝

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師古曰遠祖曰祧音吐堯反神祇報况師古

曰况賜也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為烏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或黃氣熏烝

昭耀章明以著黃虞之烈焉

師古曰烈餘業也自云承黃虞之後

自黃帝

至于濟南伯王而祖卅氏姓有五矣

師古曰濟南伯王莽之高祖

黃

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

曰姚其在陶唐曰嫫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

曰王子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

祀于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

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

孟康曰黃帝之後也

以新都侯東弟為大禩歲時以祀

師古曰禩祀也立此

大祠常以歲時祀其先也

家之所尚種祀天下

師古曰言國已立大禩祠先祖矣其衆庶之家所尚者各

令傳祀勿絕普天之下同其法

姚嫫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

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序九族

師古曰虞書各錄暮之辭也惇厚也

其

今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袞宗皆以為宗室世世

復無有所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預

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

師古曰元城王氏不得與四姓昏娶以其同祖也餘它王氏則不禁焉

以別族理親焉封陳崇為

統睦侯奉胡王後

孟康曰追王陳胡公

田豐為世睦侯奉敬王

後

孟康曰追王陳敬仲

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

郡懷忠孝封牧為男守為附城又封舊恩戴崇金

涉箕閔楊並等子皆為男遣騎都尉頭等

師古曰頭音許驕反

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都橋時

師古曰橋山之故曰橋時也

虞帝於零

陵九疑胡王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

陽莒

齊敬王

伯王於濟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

師古曰莽之高祖名遂字伯紀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

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

者以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廟為

文祖廟

師古曰欲法舜受終於文祖

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

壇于唐

師古曰壇古禪字

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

師古

曰堯傳舜漢傳莽自以舜後故言有傳國之象

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

靈惟思豎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

蘇林曰漢本祀

祖宗有四莽以元帝成帝平帝為宗故有七

以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

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

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北大尹勿解其復各

終厥身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又曰予

前在大麓至于攝假

師古曰大麓者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納于大麓列風雷雨不迷也攝假

謂初為攝皇帝又為假皇帝

深惟漢氏三七之阨赤德氣盡思索廣

求

師古曰索亦求也音山客反

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

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

師古曰幾讀曰異

然自孔子作春秋

以為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

亦哀之十四也

張晏曰漢哀帝即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攝三年凡十四年

赤世計盡終

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

天下

師古曰屬之欲反

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

師古曰革改也

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

刃之利皆不得行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

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貫其底如冠纓頭鞋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史靈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敬墓龍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爾固伏化茲靈及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博謀卿士僉曰天人相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也

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

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而王子侯表作快字從火與此不同疑表誤

快兄躬故漢膠東王時

改爲扶崇公使舉兵攻即墨躬閉城門自繫獄吏
民距使使敗走至長廣死莽曰昔予之祖濟南愍
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
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
殄滅反虜予其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躬等非
使之妻子它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
者葬錢人五萬躬知大命深疾惡使以故輒伏厥
辜其滿躬國戶萬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
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
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

師古曰
給足也

此唐虞之道三

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

以極欲師古曰罷讀曰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

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

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師古曰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圈也制於民臣顛

斷其命茲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

心諄人倫師古曰諄亂也諄音布內反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

師古曰孝經稱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引之性生也書曰予則奴戮女師古曰夏書甘誓之辭也奴戮

戮之以為奴也說書者以為幣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秦誓云曰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女讀曰汝唯不用命者

然後被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

更賦罷瘡咸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音疲瘡音隆而豪民侵陵分田

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

師古曰解並在食貨志

父子

夫婦終年耕芸

師古曰芸字與耘同

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

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茲

師古曰厭飽也

俱陷于古辛刑用不錯

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

予前在大麓

始令天下公田口井

師古曰計口而為井田

時則有嘉禾之祥

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

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

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

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

魑魅

師古曰魑山神也魅老物精也魑音螭魅音媚

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是時

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
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
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
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
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
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五威
將王竒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
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
言文宣之世黃龍見于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
門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

言雌雞化爲雄之屬其文爾雅依託皆爲作說師古

曰爾雅近正也謂近於正經依古義而爲之說大歸言莽立異代漢有天下云總而

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

以福應師古曰五命謂五行之次相承以受命也申重也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

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

漢三七九世之後蘇林曰二百一十歲九天子也肇命於新都受瑞於

黃支孟康曰犛生犀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孟康曰梓潼縣也莽改也成

命於巴宕晉灼曰巴郡宕渠縣也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祐新

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

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

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

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馬

服虔曰三台星也晉灼曰許慎說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師古曰

能音台

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

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立印八以茂陵石書九以

立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

圖申命之瑞寢以顯著

師古曰寢漸也

至于十二以昭告新

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

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

心

師古曰塞當也厭滿也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

師古

曰鄭重猶言頻煩也重音直用反

故是日天復決其以勉書

孟康曰衰章所作策

書也言數有瑞應恭自謙居攝天復決其疑勸勉令為真也晉灼曰勉字當為龜是日自復有龜書及天下金匱圖策事也師古曰孟說

是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纁方領

師古曰纁者會

五采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纁為其方領也盱音許于反纁胡內反

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

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

師古曰同色者言五方天神

共齊其謀同其顏色也字或作包包者言天總包括天下人衆而與莽也其義兩通屬委也音之欲反

盱怪之行十餘

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

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

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

帝之高廟受命毋留

師古曰趣讀曰促

於是新皇帝立登車

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

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

新室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

可辭師古曰迫促也著明也懼然祇畏葦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

師古曰懼音瞿瞿然自失之意也葦然變動之貌也瞿音居具反疊疊在左右之不得從意

師古曰疊疊自勉之意左右助也言欲助漢室而迫天命不得從其本意也左右音曰佐佑也為之三夜不御

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

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

祇懼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師古曰申重也仍類也詩曰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言有功德

宜於衆人者則受天之福祿天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也申謂重其意也右讀曰佑此之謂也五威將奉

符命齋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外及

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

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

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師古曰

象於車也曰畫天文駕坤六馬鄭氏曰坤為地數背負鷲鳥之毛服飾

甚偉師古曰鷲鳥雉屬即駁驥也今俗呼之山雞非也鷲音龍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

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師古曰

曰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者若木數三火數二之類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

五帝之使莽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師古曰迄亦至也靡

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師古曰夫

餘亦東北夷也樂音
洛浪音即夫音扶

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

師古曰踰字與踰同

貶句

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
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
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匈奴傳單于大怒而句
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饒還拜為大將軍封威德
子冬雷師古曰古雷字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
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
崇曰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
之本也鑄偽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
兇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

害成也

師古曰易上繫之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引之

拜爵王庭謝

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之綱

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

寡不畏強圉

師古曰引詩大雅美仲山甫之辭其義並解於上

帝命帥繇統睦于

朝

師古曰帥循也繇讀與由同

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以待暴

客

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擊柝謂擊木以守夜也暴客謂姦暴之人來為寇害者也柝音他各反

女作五威中

城將軍

師古曰女讀曰汝其下並同

中德既成天下說符

師古曰說音悅命

明威侯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荆楚

服虔曰隘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雷

者言四面塞隄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處即今之商州界七盤十二繞是也雷力救反

女作五威前關將

軍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院

北當燕趙

師古曰羊頭山名在上黨壺關縣

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捶扼尉睦

于後

師古曰壺口亦山名也捶訖謂據險隄而捶擊也捶音之慈米反

命堂威侯王奇曰肴龜之險

東當鄭衛

師古曰肴肴山也龜龜池也皆在陝縣之東龜音莫善反

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

難掌威于左

師古曰批謂糾閉之也函谷故關今在桃林縣界批音步結反

命懷羗子王福曰汧隴之

阻西當戎狄

師古曰汧扶風汧縣有吳山汧水之阻隴謂隴也汧也汧隴相連汧音苦堅反氐丁禮反

女作五威右關將

軍成固據守懷羗于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

國是歲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

師古曰碧者女子名也呼叫也音小故反

曰高皇帝大怒趣歸

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

師古曰趣讀曰促

莽收捕殺之治者掌

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

師古曰狂妄之職在掌寇故云治者

真定劉都等

謀舉兵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雨雹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二年

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

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帥

為男初設六筦之令師古曰筦亦管字也管主也命縣官酤酒賣鹽

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又令市

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用月收其息三

錢也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儀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師古曰督視察

之傳音張戀反林示民不得挾弩鎧徒西海匈奴單于求故壘

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

奏西域將欽上言師古曰但欽也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

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師古曰刁音貂劫略吏士自稱廢

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

遮巨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下

妻猶言劉氏當復師古曰復趣空宮師古曰趣收繫男子讀曰促

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請論仲

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漢氏高皇帝比箸戒

云罷吏卒為賓食師古曰比頻也言高帝頻戒云勿使吏卒守漢朝欲為寄食之賓於王氏廟中誠

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

諸劉為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

故安眾侯劉崇徐鄉侯劉快師古曰並解於上陵鄉侯劉曾

師古曰楚扶恩侯劉貴等師古曰不知誰子孫更聚眾謀反師古曰更音工

思王子

衡反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

子輿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

故也臣愚以為漢高皇帝為新室賓享食明堂成

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

與皇太后為體師古曰夫一體也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

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諸侯者以戶多

少就五等之差其為吏者皆罷待除於家師古曰罷黜其職各

使退歸而言在家待遷除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塞狂

狡之萌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子四輔明

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

或獻天符或貢昌言

師古曰昌當也

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

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

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

皇室主絕之於漢也冬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

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

師古曰知者莽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知牙斯

侮五行

師古曰引夏書甘誓之文

背畔四條

師古曰四條莽所與作制者事在匈奴傳

侵犯西

域延及邊垂為元元害臯當夷滅命遣立國將

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

于知之身

師古曰共讀曰恭

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

獬

師古曰獬音刪又音先安反

累世忠孝保塞守微不忍以一知之

罪滅稽侯獞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爲十五
立稽侯獞子孫十五人爲單于遣中郎將蘭苞戴
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爲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
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
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
中師古曰厭
音一涉反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
相威將軍李夔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師古曰夔
音所林反誅
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
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
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五

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

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

師古曰傳音張
戀反趣音促

天下騷

動先至者屯邊郡須軍具乃同時出莽以錢幣訖

不行

師古曰
訖竟也

復下書曰民以食為命以貨為資是以

八政以食為首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儻

載煩費

師古曰儻送也一
曰賃也音子就反

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

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語在食貨志百姓不從但

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迺重其法

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

錢以副符傳

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即不稽留今更令持布
錢與符相副乃得過也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

不持者厨傳勿舍關津苛留

師古曰厨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苛問也音何

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倡導在位師古曰倡音赤上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臨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

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
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
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
即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

悅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爲更始將

軍師古曰拂讀曰彌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

尋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新室當分

陝立二伯師古曰分陝者欲依周公召公故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是其地也伯長也陝音式弗

反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

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

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立
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
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
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
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
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侯竒及歆
門人侍中駙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
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辭入視
之曰此一六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
父子當戮死也迺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

于羽山

師古曰效舜之罰共工等也殛誅也音居力反

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

為人侈口蹙頞

師古曰侈大也蹙短也頞頞也蹙音其月反頞音胡感反

露眼赤精大

聲而嘶

師古曰嘶聲破也音先奚反

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輦

裝衣

師古曰毛之強曲者曰輦以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也輦音力之反字或作輦音義同

反膺高視瞰

臨左右

師古曰瞰謂遠視也音口濫反

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

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并所謂鷓目虎吻豺狼之聲

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

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

師古曰屏面即便面蓋翳之類也解在張

傳敞非親近莫得見也是歲以初睦侯姚恂為寧

始將軍三年也并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

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
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
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

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

師古曰北假地名也膏壤言其土肥美也殖生也

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為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

北假以助軍糧是時諸將在邊須大衆集

師古曰須待也吏

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

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

著武將軍逮並等填名都

師古曰逮音錄填音竹刃反此下亦同

中郎將

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郡督大姦猾

擅弄兵者皆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

師古曰撓音火高反其字從手

賂為市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

猛將分十二部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

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二人誠欲以司不奉命

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為權執恐獨良民古師

曰獨以威力脅之也音呼葛反妄封人頸得錢者去如淳曰權臣妄以法枉良人為僮僕封其頸以別之也得

顧錢乃去封毒蠹並作農民離散師古曰蠹音呼各反司監若此可謂

稱不師古曰稱音尺孕反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聞

然猶放縱自若而蘭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

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為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

繡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為順單于留邸太師

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寢劇死

師古曰心動曰悸寢
慚也悸音葵季反

莽

曰昔齊太公以淑德累世為周氏太師蓋予之所

監也

師古曰監
謂視見也

其以舜子延襲父爵為安新公延弟

褒新侯匡為太師將軍永為新室輔為太子置師

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為師疑故

少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輔京兆尹王

嘉為保拂

師古曰拂
讀曰弼

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為胥

附博士李充為犇走

師古曰犇
古奔字

諫大夫趙襄為先後

中郎將廉丹為禦侮是為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

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
邪左咸爲講春秋潁川滿昌爲講詩長安國由爲
講易平陽唐昌爲講書沛郡陳咸爲講禮崔發爲
講樂祭酒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爲
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
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爲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
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
大各相稱師古曰車馬及物皆稱其人之形三日止瀕河郡蝗生師古曰謂緣河南北
諸郡潁音頻又音賓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
決爲元城冢其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

堤塞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東南晉天厭難

將軍陳歆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

角所為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以視諸蠻夷師古曰視音曰

示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軍孔永為大司馬侍中

大贅侯輔為寧始將軍莽每當出輒先搜索城中

名曰橫搜師古曰索音山客反橫音胡孟反是月橫搜五日莽至明堂

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為萬國

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風俗追監

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師古

曰並解於上詩國十五抃徧九州師古曰謂周南召南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鄭曹豳魯商凡十五國也

一曰周南召南鄘衛王鄭齊魏唐秦
陳鄭曹豳是為十五國 音普胡反

殷頌有奄有九有之

言師古曰商頌玄鳥之詩美湯 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
有功德故能覆有九州

則無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或大其
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
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為新室
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
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貢千有八百附
城之數亦如之以侯有功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土方
百里侯伯一國眾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
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

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

師古曰兩兩而

降殺音所例反

至於一成

如淳曰十重爲成

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

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爲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脩義君更以爲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大夫孔秉等與州部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堂予數與群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褒德賞功所

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予永惟匪

解思稽前人

師古曰解音曰懈稽考也

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

元焉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

數千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中郎區博

諫莽曰

師古曰區姓也音一侯反

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

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

廬井而置阡佰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

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雖堯舜復起而

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

可施行莽知民怨迺下書曰諸名良王田皆得賣

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初五

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

師古曰邯句町

王之名也音下甘反

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

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

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爲寇遼西大尹田譚追

擊之爲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

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

師古曰假令騶有惡心亦當且尉安

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

師古曰猥多也厚也被加也音

皮義反

夫餘之屬必有和者

師古曰和應也音胡卧反

匈奴未克夫餘

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詔尤擊

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

下書曰迺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讀曰恭誅滅虜

知分為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

背腹或紬其兩脅師古曰紬音與抽同今年刑在東方張晏曰是歲在壬申

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平定東域虜知殄

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祐助之福

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師古曰虓音火交反予甚

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

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

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

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

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

徧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師古曰解並在前予之受命即真至于建國五年已五載

矣陽九之阨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

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服虔曰倉龍太歲也張晏曰太歲起於甲寅為龍東方倉癸德

在中宮也晉灼曰壽星角亢也東宮倉龍房心也心為明堂填星所在其國昌莽自謂土也土行主填星癸德在中宮宮又土也觀

晉掌歲龜策告從孟康曰觀辰星進退掌主也晉灼曰國語晉文公以卯出酉入過五鹿得土歲在壽

星其日戊申莽欲法之以為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者取萬物生之始也視晉識太歲所在宿度所合卜筮皆吉故法之其

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師古曰調音徒鈞反

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又請內郡國十二

買馬發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母相須師古曰須待也

至者過半莽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

後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爲心後又改心爲信五

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

之如淳曰莽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

配食坐於牀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

乞骸骨賜安車駟馬以特進就朝位同風侯遂並

爲大司馬是時長安民間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

室宅師古曰繕補也或頗徹之莽曰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

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纏星

紀

孟康曰纏居也星紀在斗牽牛
閒師古曰纏踐歷也音直連反

在雒陽之都其謹繕

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
罪是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
孫也其胡婦子爲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
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廼遣使者引小昆彌
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
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
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
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者

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

是歲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鳳

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

行巡狩之禮太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卧師古曰糒乾飯

也張坐卧謂帷帳茵席也糒音備所過毋得有所給師古曰言自齎食及帷帳

也費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師古曰耒耕曲

禾也音力輩反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嫖以勸南偽師古曰耨鉏也

音敷豆反嫖音高反偽音曰訛訛化也予之西巡必躬載銍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蒞必

躬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臧師古曰播音佛所擊治粟者本謂麥連柳粟謂治粟畢北巡狩之禮即

于市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謹犯法輒以軍法從事劉德曰趨灌走呼也羣公奏

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

稀解因遭弃羣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

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糝乾肉之所能堪且

無巡狩須闋大服以安聖體師古曰闋盡也音口決反臣等盡力

養牧兆民奉稱明詔師古曰稱副也莽曰羣公羣牧羣司

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予繇此

訖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勗之哉母食言焉更以天鳳七年

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

沈倉龍平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迺遣太傅平晏

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

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

逯並曰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韞就

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尚書省事省侍中諸曹兼

官者以利苗男訢為大司馬如淳曰利苗苗邑名莽即真尤備

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

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擇名

官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

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師古曰僕射苛問平日安其言不遜戊曹士收繫

僕射應劭曰莽自以土行故使太傅所置戊曹士士掾也蘇林曰士者曹掾屬蜀公府諸曹上第之名也師古曰應說是莽大

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八傅府捕士即時死大

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

曰寧有符傳邪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士以馬箠擊亭長

師古曰箠策也

音止榮反

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

師古曰亭長家上書自治

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國將哀章

頗不清莽為選置和叔

師古曰持為置此官

敕曰非但保國將

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

四月隕霜殺中木

師古曰中古草字

海瀕尤甚

師古曰邊海之地也瀕音

頻又音賓

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

門屋瓦

師古曰北闕直城門瓦皆飛也直城門長安城門名也解在成紀

雨雪殺牛羊莽以

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

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

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

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蜀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

爲尹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

尉郡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

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

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葭沓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城北

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師古曰隊音遂置大夫職如太守

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

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它

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

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以男爲之

師古

日音音

諸侯國閒田爲黜陟增減云

師古曰閒音開以擬有功封賜有罪黜陟也

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

都曰六州衆縣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

師古曰禹貢去王城

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皆在甸服之內

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

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

甸侯是爲惟城諸在侯服是爲惟寧在采任諸侯

是爲惟翰

師古曰采采服也任男服也

在賓服是爲惟屏

師古曰賓服即古衛

服也取諸侯實服以爲名

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爲惟垣在九州之

外是爲惟藩

師古曰凡此惟城以下取詩大雅板之篇云价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

子惟城以爲名號也解在諸侯王表

各以其方爲稱總爲萬國焉其後歲

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

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大尉其

以益歲以南付新平

蘇林曰陳留圍縣莽改曰益歲

新平故淮陽以

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

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

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大尉皆誼行在所其號

令變易皆此類也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

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

師古曰冠音工喚反元善也

昏以戊寅之旬

爲忌日

師古曰昏謂娶妻也

百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第

成立爲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緣邊大飢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莽壯其言以威爲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

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會匈奴使還單
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
是邊民流入內郡爲人奴婢廼禁吏民敢挾邊民
者弃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平蠻
將軍馮茂將兵擊之寧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
戴參爲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
夫皆佐酒師古曰助行酒大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星大司馬
苗訢左遷司命以延德侯陳茂爲大司馬訛言黃
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犇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
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妖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

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

使者迺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臯

繫獄欽曰是欲以我為說於匈奴也師古曰說解說也託言以其前建議誅侍

子今故殺之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頡對者師古曰頡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

其濟南王咸為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為帥使

送登屍敕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却

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所

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莽好為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

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臯應敵從橫單于不能詘遂致

命而還之入塞咸病死封其子為伯伏黯等皆為子莽意以

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

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

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

拜正官權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

者並乘權執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

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

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賂賂白黑紛然師古曰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意也

言清濁不分也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

務自搯眾事師古曰搯與擊同其字從手有司受成苟免師古曰莽事自決成熟

乃以付吏吏苟免罪責而已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官者領之

師古曰幣音他
莽反又音奴

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

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

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

師古曰
質正也

前後相乘

憤眊不洩

師古曰乘積也登也憤眊不明也洩
散也徹也憤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

莽常御燈火

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

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

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

官愁苦

師古曰仰
音牛向反

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

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

郡縣合擊歲餘廼定邊郡亦略將盡

師古曰言其逃
亡結為盜賊在

也者少邯鄲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

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閱為立國將軍寧始

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為寧始將軍三

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關東尤甚深者

一丈竹栢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

業不效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迺有地震之變願

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

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焉師古

曰辟音闢闢開也脅收斂也易上繫之辭曰夫坤其動也闢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故莽引之也翕脅之聲相近義則同災異之

變各有云為天地動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

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諸吏散騎司祿大衛脩
寧男遵諭予意焉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遭陽
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
下一月之祿十綬布二匹孟康曰綬八十縷也
師古曰綬音子公反或帛一匹
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阮會已度府帑雖未能
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
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
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爲萬斛云莽
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師古

日莽引小雅
北山之詩也

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著百有二十品

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

師古曰謂公食同侯伯食國子男食則也

辟任附城

食其邑

師古曰辟君也任公主也辟音僻任音壬

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

師古曰謂

因官職而食地也

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

師古曰穰

音人掌反

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

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

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岳太師立國

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

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

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

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

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

服虔曰大司馬保此官比皆如郡守也晉灼曰左與前故特七部師古曰洎亦泉字也泉及也隊音遂此下並同大司徒保

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

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

尉祈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師古曰共讀曰龔及六司六卿

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

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以太官膳

羞備損而為節師古曰言隨其多少諸侯辟任附城羣吏亦各

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師古曰幾音曰翼勸進農業安元元

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

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師古曰共讀曰供是月

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毀而北行師古曰邕讀曰

壅遣大司空王邑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奏狀羣臣上壽

以為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師古曰填讀與鎮同匈奴滅亡之祥也

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

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出南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

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師古

曰依漢光祿之四科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武建伯嚴尤為大

司馬如淳曰莽之伯子男號也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

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

師古曰虞書叙舜之德也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故引之

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

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平
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賊斂
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
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
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
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越舊遂久仇牛同
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且十年

服虔曰遂久縣名也仇牛等越舊旁夷

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棘道以

南山險高深茂多歐衆遠居

師古曰歐讀曰驅同

費以億計吏

士離毒氣死者什七

師古曰離遭也

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

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

調發諸郡兵穀復些言民取其十四

師古曰發人些言

財十取其四也

空破梁州功終不遂

師古曰遂成也

宜罷兵屯田明設購

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

為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

與巧屠共剗剝之

師古曰剗剝也音口胡反

量度五臧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以

竹筵導其脉知所終始

師古曰筵竹挺也音庭

云可以治病

師古

曰以知血脉之原則盡攻瘡之道也

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

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

國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戍已校

尉郭欽別將

師古曰別領兵在後也將音子亮反

焉耆詐降伏兵擊駿

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

欽爲填外將軍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封剽胡子

師古曰剽音子小反

何封爲

集胡男西域自此絕

王莽列傳第六九中